



恰也是『二种境界』

褚水敖

一位好友激励我,说今年是上海诗词学会成立三十周年,我是会长,应该对学会的生涯有所评述。这让我为难了:回眸学会历程,千姿百态,得如何评述才好?

忽然想起王国维的“词中三种境界”。那是王国维对着“古今之成大事业、大学问者”，拈来宋代三位大家的词中名句，道出他的高远向往。三十年来，上海的旧体诗词从创作到评论，因为多方发力，呈现出越来越兴旺的面貌。这种现象，喻之为创造着“三种境界”，我觉得十分恰当。

第一境，语出晏殊《蝶恋花》：“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。”上海诗词学会成立以来，绝大多数会员的精神指向与心灵归宿，可谓“独上高楼”是为了“望尽天涯路”；综观可巨浪，汲取传统文化的神韵灵性，腾意象之波，表现当代生活的多姿多彩。前进的脚步，是伴随改革开放的步伐开始的时候，参与者多是离退休老同志的平均年龄逐渐降低，如今则是老中青，涌现了许多具有诗性心灵甚至才诗人。不论年龄大小，诗人们都追求美；凭借诗词的激情与想象力，滋润心灵，守望道德情操，提升审美素养。岁序更替，诗人们站在高处，望向远处，自然呈现出崭新的气象。

第二境，语出柳永《凤栖梧》：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。”由于工作关系与兴趣爱好，我和上海许多喜爱旧体诗词的人士经常接触。大家在一起，总要相互倾吐诗词写作的酸甜苦辣。由于旧体诗词面临的窘境很难改变，想要通过诗词写作而扬名图利，毕竟是难上加难之事。据我所知，我们学会的会员一般都没有这方面的功利欲望，而是把诗词视为自己的精神寄托，当作一种关心生活、修身养性的手段。而且还有一个具体的目标：努力使自己的作品越写越好。不过，在我们的队伍里，灵感频生、出手即是佳作的诗人到底少数，多数会员都是在诗词的荆棘路上披荆斩棘，以苦为乐。含辛茹苦包括苦思冥想之后，诗思终成佳构，这对自己是内心的欣慰，对社会则是积极的贡献。“借问形容何瘦生，只为从来作诗苦”，无名无利，诗却求好，苦则苦矣，无怨无悔！一旦诗词新作发出了夺目光芒，乐就在其中了。

第三境,语出辛弃疾《青玉案》:“众里寻他千百
度,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,灯火阑珊处。”当代诗词事
业的发展,就全国的趋势来说,有一个从蓬勃兴起到
渐次壮大的过程。上海也是如此。如今,我会有注册
会员八百多人。会员们创作的旧体诗词的数量与
质量,列于全国诗词之林毫不逊色。但会员们并不因
此而自鸣得意,大事张扬。在我的办公室和书房里,
有许多我会会员赠送的诗词集。不少诗词集质量上
乘,但大都不是正式出版,而是自己出资印制,只供
内部交流。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,斯世当以同怀视
之”,许多上海旧体诗人都怀着这样谦虚质朴的想
法。这其实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。由此我想起
陈思和、胡中行两位教授在《诗铎》里阐明的一个观
点:“……旧体诗词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,
作为现代人的一种文化素养,能够如涓涓细流绵
延不绝。这便是我们的办刊宗旨。”比起洪波大浪,涓
涓细流流于边缘,却有它自身的美好。灯火阑珊处,
亭亭玉立者,也是窈窕美人啊!



潇潇竹

喻军

传统中国画的题材,我最喜爱的是“竹”。若问最心仪哪几位画竹大家,我定会不假思索地列举那一串令我敬畏的名字:古有苏轼、文同、倪瓒、柯九思、郑板桥、石涛,近有蒲华、吴昌硕等。

之所以爱竹,是因为它的气节清正、雅而脱俗、淡而天真,实为做人之参照物;之所以推崇那几位画竹大家,是因为他们的艺术各呈性灵,画境超拔,绝非一般俗墨所能望其项背,有几位还是开宗立派的大家。

比如苏轼，他的画竹，苍劲雄迈，淋漓酣畅，实乃人格之活画、性情之流露：“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。无肉令人瘦，无竹令人俗。人瘦尚可肥，士俗不可医。”清李景黄《似山竹谱》谓苏画云：“苏之下笔风雨，其气足也。”苏轼本人亦曾言道：“气起从之，振笔直遂，以追其所见，如兔起鹘落，纵则纵矣。”可见苏轼画风，以气韵见长，而“气韵生动”，正是谢赫“六法”中首要的一法。苏轼一生，磊落坦荡，无论时济还是运蹇，皆不改耿介随性之本色，故颇遭小人陷害，后被贬于黄州，依然写出千古流传的赤壁巨制，开一代豪放词风。

倪瓒是“元季四大家”之一。他一生不入仕,过着丰裕悠然的名士生活:“照夜风灯人独宿,打窗江雨鹤相依”。他的生活情趣,也就在赏字画、调音律、游山水、作丹青中显得格外超逸。他的画竹,只抒胸中逸气,萧爽清丽,不求形似而契于神似。虽意笔草草,兴之所至,却心手相通,出自机抒。其清淡疏朗,格调荒寒,以简笔繁的画风,被公认为逸品大家。如其所言:“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,岂复较其似与非。叶之繁与疏,枝之斜直哉?”

清代画坛巨擘、“扬州八怪”代表人物郑板桥，一生清贫，虽入仕途，然廉政爱民，体恤底层疾苦：“宦海归来两袖空，逢人卖竹画清风”。他的题画诗还写道：“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”。他画的竹瘦劲挺拔，高风亮节，毫无媚骨，是其高尚人格、悲悯情怀的艺术再现。一首《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大丞括》传递的是他高贵的灵魂：“衙斋卧听萧萧竹，疑是民间疾苦声。些小吾曹州县吏，一枝一叶总关情”，也传递出自古以来有良知的士子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的精神特质。

清末海派大家蒲华，虽才华横溢，诗、书、画俱佳，但公认还是以画竹成就最高。此翁穷苦潦倒一生，青年丧妻，后未再娶，无儿无女，死时竟无一人相伴左右。蒲华年轻时有济世之志，但因性情所致，未能实现愿望。转而“彩笔铍铍其草莽中”，绘画便成了他的精神寄托。遭际如此，却能笑对人生，淡泊名利，甚而天真。他的《墓志铭》上说他“性简易，无所不可”；又说他“年臻童耄心婴儿”。他的画竹，章法奇特，笔墨苍润，不假修饰，如野鹤翔空。吴昌硕谓之“萧萧飒飒，如疾风振林，听之有声，思之成味，其襟怀洒落逾恒人也如斯”。

同是画竹大家的宋代文同说过：“画竹还须八法通”，而这“八法”所蕴含的学识、功底、品格、修养既寓画内，又超乎画外。不注重读书和修身，就不可能有画境的超拔，窃以为竹之魂魄，可状人之风骨。它就那么一袭青衫，一派空灵之气，即使受着风的鞭打，依然刚直不阿；即便受着雨的剥蚀，仍能吐露清新。它已然化作水墨的精髓，撑开画轴的天地，奏响绿色的音律。

可映心灵,可照灵魂,甚至是,人之一生最可宝贵的脊梁!

去岱山你最好做一条鱼，在 4900 多平方公里的海域里恣意遨游，在 379 个岛屿间慵懒穿梭；去岱山你其次是做一艘船，于千帆尽发的汛期中聆听大黄花鱼咕咕的叫声，在月挂桅顶的湾夜里细数夜潮拍岸的脚步；然而去岱山，我最愿意的却是做一只鸟，不为别的，就是为了更好地看看岱山的山。

2200多年前的那个早晨，当从琅琊山渡海而来的徐福率三千童男童女登上岱山的那一刻，我想这位奉秦皇之命寻访蓬莱仙岛长生不老之药的王朝使者，最想做的或许也是一只鸟。陆地面积260多平方公里、排名中国大岛前列的岱山县，原名蓬莱乡，后来之所以被唤作山，而不是以岛命名，细细地想来，怕也与依仗了岱山、衢山、秀山、大鱼山等众多的海上仙山不无关联。

岱山看山，最应该去看的自然是当年徐福登上岱山的第一站，位于东沙古镇的东沙上。没有任何阻挡的东沙角山嘴头，是岱山本色的一色最佳去处之一。站在建于清朝的“海坛前，极目西眺，苍茫的大海中碧波万里，处处看不到船的移动，远方亦不见岛的浮沉，飞鸟像倏忽绽开的浪花，尚未来得及细看便天的深处。循着飞鸟的踪迹，那略呈圆弧状的水和天、海与云早已连成了一体，时空在这里，光阴在这里停止了流转……在这样的眼界、你的思维都在慢慢融化，融化在海天和原始里。

我不知道 2200 多年前的那个早晨，像鸟东沙角山嘴头的徐福，对这观览海天一色最佳地点，从此敲下了山与海对接的印章，播下了海洋文化互融共生的种子。其貌平常的东沙的是一种造化和见证。

岱山看山，最值得去看的当数岱山星山。

位于岱山本岛东南部的摩星山,不仅以高林密著称,更以拥有慈云极乐寺、超果寺、寺古刹,成为蓬莱仙岛寻佛之旅的主要节点。

建于清乾隆年间的慈云极乐寺，从摩星始依山而筑，天王殿、玉佛殿、大雄宝殿、藏经楼、巍峨攀升，整个建筑群庄严恢弘，面积21000平方米，立足于古树参天的藏经楼前，俯视大半个慈云，彩色的琉璃屋顶如一道道巨型的台阶沿山势起伏，苍荫的空隙处斑斓的翘檐飞角似白云浮动，宝光湿漉漉的光晕随和风聚散，有鸟叫在耳边浅吟，风声从远处悠悠荡漾。然而浅浅的啁啾和悠悠的隐有一种冲击和拍打挥之不去，分明有一股生生不息。定神侧耳，你恍然大悟，那冲击和撞击于海天海絮语沙滩的吟哦；静心谛听，你鼓荡和激越，莫属摩星山脚海浪撞击礁石的醍醐灌顶，静聆这样的吟哦，你才真正触摸到了古刹氤氲祥和的脉动；醉享这样的歌唱，你萦绕浪溅的仙山湿润空灵的韵律。

如果说陆地上的寺庙更多的是“消病化码”，那么对终日在海上漂泊、生命朝不保夕说，海岛上的寺庙分明更寄托着护生命、佑众求。同样道理，如果陆地上的山更多地是“靠质标识”，那么对一生出没于波涛、长年起伏于人们来说，海岛上的山更是仗靠山、生力量的精

岱山看山,看的是寺、佛,看的是海、线
世代生活在一方海域和土地上的人们
与精神世界。 本

本版供图 TP

